



射阳河

心香一瓣

□邹德萍

不经意间下了晶莹剔透的雪粒，密密匝匝地打着万物，那声音噼里啪啦，像是万鞭齐鸣的春节，又像海水滚过贝壳沙粒发出的音律。由雪我又联想到了盐。黄海滩涂上有两种白色的结晶，一种是盐，一种是雪，因此我时常幻觉得把盐当雪，又把雪视为盐。一个来自大海，一个来自天上，它们的美都有一个很浪漫的过程。

把雪与盐放在一起写作的不是我，南北朝刘义庆在《咏雪》中就这样写道：“白雪纷纷何所似？撒盐空中差可拟。”雪和盐同时入诗，两者互作比拟，想象力已经穿越了时空。海盐自古就是盐中上品，它是海水中矿物质氯化钠、钾、镁、钙的凝结。盐域与盐渊源久远，先有盐后有城，其名足可溯忆其盐文化的厚重与内涵。雪的形成与云层、季节和气温有关，下雪时不产盐，产盐时不下雪，看似毫不相干，但云系与海水作为雪和盐的载体，苍天有情亦有意，一个变幻莫测，一个烟波浩渺，一咸一甜，以其独一无二自然气质就给人足够的浮想联翩了。

煮海熬盐，俗称世上三大苦之一，因为从前在荒凉海滩上立灶架锅用海水熬盐，先把海水晒制成浓缩的盐卤，再“投入巨灶”慢慢用火的威力蒸发掉水分才留下白色的盐巴，付出多回报少。北宋时期柳永《煮盐歌》记录当时煮盐的情景，“风干日晒盐味加，始灌潮流成卤，船载肩攀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为雪。”可见海水变盐是阳光曝晒和水与火煎熬的过程，让人们才得到想要的物质，那么，云系变幻为雨又能化为雪，也一定是类似的艰辛过程，一路从北方奔波而来洋洋洒洒，雪落滩涂静无声，为盐白袍加身，一时分不清那个是雪那个是盐，既融为一体，又互为作用。今天，为了防止道路结冰打滑，盐又变成了雪的融化剂。

有盐始知有味，有味才有文化。在沿海地区雪还没来呢，天气却越来越冷，盐披着它银色的铠甲闪亮登场了，深秋跟初冬季节是苏北腌菜的时节，家庭主妇们把还新鲜的辣椒、萝卜、青菜等塞进缸里，铺上一层菜撒上一层盐，腌萝卜、青菜都要事先揉一揉才装缸，这样盐才会入骨，人们撒盐地咳嗽声，揉揉时菜、盐与盆相互摩擦发出的吱吱声，就像农家锅碗瓢盆大合奏。坛坛罐罐，瓶子小盆，闪亮登场，挤挤挨挨，人同一片烟火色。水变盐，盐又化成水，那是盐对生命回归的欢唱，向远方的雪发出盛情的邀请。

雪花飘北风吼的大冷天，从缸里捞出大咸菜，清水洗淡盐分，买两块盐卤点的豆腐，咸菜煎豆腐，百食不厌。汪曾祺笔下“咸菜慈菇汤”至今令人垂涎。作为盐的“子民”对盐是情有独钟的，他们把盐看作是力量的化身，那些盐工、出海捕鱼的渔民和重体力的劳动者，对盐是一种近乎崇拜的心理，因而撮盐量大，养成了口重的习惯，过去舀半碗清水，放几粒盐花，拍几瓣大蒜，当菜就饭，人们风趣的取个好听的名“刮盐菜”。现代膳食讲究低盐，许多人觉得寡淡无味，今天的冬季新鲜蔬菜丰富了，但在青白紫黄红点缀的餐桌一角，总会有几碟小菜与之静静地唱和着，温暖时光，令人回味。

盐是人类最早认识的晶体之一，人的生命中离不开盐，下雪的天，我坐在电脑前猜想，人类是先认识雪，还是先知道盐的？北宋时期的《煮盐歌》传承了下来，可惜盐花敌不过雪花和艳丽的鲜花，很少有人关注它，也很少有人为盐写诗作词，欣慰的是，盐城籍知名词作者顾明先生生于斯长于斯，对盐有着深刻的感知，深厚的情缘，写出了《盐花语》：“那是一朵神奇的花，开在烈日下，闪闪放光华。啊盐花，你是海水凝成的雪，是汗水绽放的花……那是一朵圣洁的花。”这里吐故纳新的盐，化作了艺术的结晶，仿佛穿过千万年时光隧道与雪花奔赴于海滩相约而至。

滩涂的盐，开出了人类生命之花；滩涂的雪，渴望寒冬过后的迎春花。盐花，雪花，都是人们心里最美丽的花。

美好时光

从射阳县城驱车向东，穿过“文旅小镇水绿海通欢迎你”的大幅路标，便来到日月岛。“鹤乡文化大使”骆飞先生的工作室——飞云居，就坐落在日月岛旁别墅区的东北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室不在大，有文则灵。飞云居用自己独特的风貌给日月岛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骆飞先生出生在射阳河的小岛，是土生土长的海通人。射中高三毕业那年大学停止招生，他从县城回到大岛，在县果林场打工。有幸两年后从戎赴京，恢复高考时又赶上末班车圆了大学梦。毕业后到报社工作，一直干到退休。是实实在在的文艺人，是真正的资深媒体人。他自幼习书，至今仍酷爱书法。还曾在中央文史馆《中华书画家》任副主编，是典型的书法“票友”。上中学时接触摄影，三年后到北京日报报师学艺，拿起相机走天下，一走几十年，不仅拿奖，而且讲课带徒弟，桃李满天下。而毕业于中文系的他以写作为生，写新闻、散文、评论，讲经典，推新人，著作颇丰，影响深广。

龚云老师是知名的画家，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是中国人才研究会艺术家学部艺术家委员、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他们爱艺术，也爱家乡，就想用己所长为乡村振兴做点文化助力。飞云居各取夫妻的名字一字，合力同心，别有一番深意。

飞云居是两层小楼，坐北朝南，样式跟前面和右边的农家院没有多少区别，契合了主人行事低调、不事张扬的性格。但当你走近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的风景。走进正屋，可见一副嵌有骆飞先生和龚云老师名字的对联：“龙腾云霓共接福，马踏飞燕各传神”。正屋的右边是“建德堂”，墙壁挂有一副长联：“东壁图文、西室翰墨，抬头识乾坤，旧书细读犹多味；南隅秋水、北苑春花，出门

日月岛上“飞云居”

□李健

见日月，佳客能来不费招”，这副楹联可谓古今用，推陈出新，写出了“飞云居”得天独厚的优雅环境，反映了居室主人“心静日闲，笔底乾坤”的情怀，细读旧书，温故而知新，所获得的乐趣，以及谦谦君子、礼贤下士的待人态度。

俗话说“主雅客来勤”。“飞云居”虽不大，但拜访者络绎不绝，常常是高朋满座。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作家、记者、诗人、书法家、摄影家、画家，有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更有平民百姓、父老乡亲，拉家常，说故事，讨论问题，分享喜悦，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小小“飞云居”成了大家的乐园。

二楼是骆飞先生的工作室和龚云老师的画室。

骆飞先生工作室的墙上挂满了欣然挥毫的正草隶书书法作品和精彩图片。一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骆飞先生攀登生命禁区海拔最高的哨所，穿越凶险莫测的死亡之海，上前线冒着烽火硝烟战地采访，带领记者《重走长征路》的情景。陈列他拍摄并编辑的大型摄影画册，摄影理论专著、摄影作品集、摄影文学丛书等，以及他获得的国际、国内重大奖项。

龚云老师的画室古朴而典雅，一幅幅绘画作品挂满墙上。情融水墨随心写，山川丘壑任意裁。龚云老师将满腔情感倾注于笔端，任由心绪在纸上自由驰骋。每一滴墨的落下，每一笔的勾勒，都仿佛传递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让作品充满了生命力与感染力。《后来人》《生命的争夺》《英雄》，皆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融合的佳作，让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家园》在梨花盛开的背景下着力刻画了农家一对老夫妇喜悦安然形象，手握笤帚微微前倾的老妇人欣喜之情挂在脸上，似有许多心里话要对观众言语，与远处极富诗意的“梨花园里好耕

田”呼应交融，流露着淡淡的乡愁，让人浮想联翩，余味不尽。

在茶室和正屋之间有一个廊道。打开廊道东边的偏门，是一个不大的园圃。这里曲径通幽，别有洞天。桃树、梨树、杏树、柿树、石榴树，错落有致；紫荆、凌霄、梅花、金银花，相映成趣。还有让人赏心悦目的是芊芊翠竹和丛丛菊花。翠竹如戈如箭，“任尔东西南北风”，傲然挺立；菊花清新淡雅、神采飘逸。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郑板桥一生爱竹、画竹、咏竹；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飞云居主人对竹子和菊花亦情有独钟，或许诗人有着共同的情怀，反映了骆飞先生蒲草初如丝，远离市嚣，归隐田园，返璞归真，寻求一份宁静的心境。

身为射阳人，骆飞一直心系家乡。在北京，他积极参加盐城咨询委员会的各项活动，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为家乡的改革开放提出合理化建议。退休后，他回家乡参与各种活动，热情宣传家乡的变化和发展，还精心挑选出百余幅摄影作品，在母校布置了摄影馆，开设摄影课堂，帮助学生开阔眼界、提高素质，增强拼搏争先的信心。在日月岛康养中心，挂着他为射阳摄影家协会题写的门匾，旁边还有精心挑选的作品，做示范讲解摄影的“技与道”。同时，这也是为每一位来访者，提供了良好的欣赏与交流的环境。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映照出他与众不同的“赤子心”“文化情”。这，也正是骆飞先后被射阳县政府聘为“文化大使”，被县委县政府表彰为“最美射阳赤子”的一个最重要，也令人信服的原因。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用这副楹联来为骆飞先生和他的飞云居作注，再恰当不过了。作为射阳县人民政府特聘的“文化大使”，骆飞先生和他的寓所“飞云居”无疑为黄海之滨的文旅小镇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闪烁着持久的光亮。



生活素描

喜庆的“挂廊”

□袁卫东

到了年三十这天，几乎家家户户开始贴春联，遇上讲究一点的人家，还会挂上个红灯笼，再添几分喜庆。而在苏北的里下河地区，还有一种当天在门楣上“贴挂廊”的传统习俗，也是特别独特。

“挂廊”是我们这里过年时，贴在各家门楣、窗楣上的一种装饰品，按照老一辈人口中的寓意，它是驱邪避灾、祈求平安幸福的吉祥物。而在年轻人的眼里，这挂廊，增添节日喜庆气氛的意义似乎更大些。相传，“挂廊”的发源地就是苏北地区。这种习俗已流传几百年，自打我出生以来，盐城地区就一直有“门楣贴挂廊”的传统，说它伴随着自己长大，应该也不为过。

其实，这挂廊就是剪纸的另一种特殊表现的方式，但不同之处，就是它并非用剪刀制作，而是用大小不一的刀具雕刻而成。早期是红棉纸，后来改成了大红纸，后来又改进了红绿绿的换颜色，最后又变成了蜡纸。雕刻者将不同内容与形式的词汇、图像，按预先的设计图，将要刻的纸整齐地叠在一起，然后放在蜡盘之上，再用刻刀将纸逐步镂空。刻完后小心翼翼地弹出碎纸，再一片片将纸分离，这样就形成了精美的挂廊。整个制作的过程，技术含量也许并

不太高，但很费时耗力。

所有的挂廊，上面雕刻的基本是吉利、顺心的话语，比如：“吉星高照”“万事如意”等。我小的时候，正值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人们为了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热爱，还会刻上一些诸如“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字样的句子，中间部分则会刻些“丰收”或者“福”“禄”“寿”“喜”“财”等文字，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一种贴金字的挂廊，一张纸的中间，会留个正方形或圆形的空白地方，以便于贴上“金字”。一般一个门楣上贴5张，每张贴一个金字，显得特别整齐、好看。

虽然贴挂廊在我们这里见怪不怪，但有一个“小故事”值得分享。以前有许多村民都是从南通海门移民到盐城的，南通地区自古就没有“贴挂廊”的这种习俗，因此，那些外来的移民户，至今还保留着祖籍地的习惯——贴挂廊。所以，小的时候，附近的几个村子里，要想区别谁家是人家的“海门人”还是“本地人”，看看这户人家门楣上有没有挂廊，基本就可以判断出来。

依稀记得，每到过年的前几天，我就会跑到隔壁邻居唐叔家，欣赏唐叔雕刻挂廊的整个过

程，他刻到会拿到集市上卖。有时候还会帮他一起，用米汤制成的浆糊贴挂廊，觉得很好玩。说来有趣，按照风俗，挂廊和对联，都必须在太阳落山之前贴好。所以，当那些单红色、套金色，长不过八寸，宽不过六寸，色彩不一的纸制挂廊，在夕阳映照下随风摆动，再配上新春的对联，节日气氛特别浓烈，显得特别漂亮。

当然，贴挂廊的风俗习惯，现在也并非苏北独有，周边的很多北方地区也流传了这种习俗。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的挂廊制作，已经用塑料彩印技术，代替了传统的雕刻纸张。上面不但保留了传统的文字图案，还与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一些新的色彩和内容，小的尺寸仍然保留，但长的挂廊，则是已经覆盖了整个门楣，足有三尺多。许多挂廊的背面都制成了自带不干胶，摒弃了以前刷浆糊的老办法，更方便、更美观了。

现如今，虽然纯手工工艺的挂廊雕刻，已渐渐地被机器所取代，会用传统手法制作挂廊的人，也已经是凤毛麟角，但过年贴挂廊的传统和内涵并没有改变。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所赋予的“年味特质”，还是让人陶醉的，它给人们带来的回味和愉悦感，值得永远留存。

人间真情

温暖的硬币

□戚思源

整理抽屉，发现很多硬币，多数是一毛的，感觉不用会浪费……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盐城西乡的孩子，要是谁拥有一枚硬币，会看得十分珍贵，攥在手心里，捏出了汗水，仍舍不得花。因为只要有二分钱，夏天可以买一根冰棍防暑降温，冬天可买一盒火柴点灶火炉温暖季节。那时，仿佛只有硬币，才能找到生存的力量和心灵的安适。

1998年，我在盐城市磷肥厂工作，并承包了单位的茶炉。我每天起早贪黑经营着茶水炉，那时我们的茶水卖得便宜，每瓶茶只有五分钱，周围很多居民都赶至我们单位茶炉打水，生意十分红火，一天下来足有两盆盆的硬币，一角、五分、二分、一分。我把它们分门别类地用透明胶布捆扎好，总希望有人用纸币来换取，但微乎其微。为此事，我没少烦恼过，有时拿着硬币去买菜或购物，人家总不愿意接受，甚至还嗤之以鼻，让我感到很尴尬、无奈、难堪。

有一次，附近中国建设银行北闸支行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来我们茶炉打水，她说我们的茶水烧得很开，又便宜，受人青睐。言谈中她听说我的“硬币烦恼”，满面慈爱地说：“这样吧，以后你们就到我行来兑换换钱吧。”我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这是真的吗？”她肯定地点了点头。我在第一时间就把这特大喜讯告诉了先生，他立马用布袋将硬币装好去了建设银行。工作人员不但热情地接待了他，还嘘寒问暖，帮助清点硬币数量。那份热忱和周到，让先生有点受宠若惊，激动得常是数错了钱。工作人员却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帮他清点着，还说这是他们“分内事”。就这样，我们三天两日地去银行一次兑换钱，从没落空。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和不厌其烦地清点硬币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每每想起，无比温暖。

犹记得一年，到了腊月底，人们都在忙年。夜里风雪交加，我先去北闸小学接了儿子后再

去银行兑换钱。可到了银行却已是下班时间。于是，我悄悄带着儿子离开，刚走出门外几步，却被一银龄般的女音叫住：“大姐，你就是磷肥厂烧茶的来兑换钱吧？请稍等一下，我来帮你办理此事吧。”看她已穿戴好雨衣，全副武装地准备回家，我连连摆手说：“不，不，……谢谢，谢谢美女！我……我不急，明天再来吧。”“这大冷天的，你经营茶炉生意不易，又那么忙，还要带孩子！再说，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让每位客户满意，当然也包括你呀！”听着这位美女贴心贴肺的话语，我眼眶湿润。那晚，她整整花了一个半小时帮我兑换好钱，天已很晚，可她……真心请她回去吃碗牛肉面暖和身子，可她谢绝了。

一晃26年过去了，每当我接触到硬币，就会想起当年烧茶炉时那么多的硬币，想起老家北闸建设银行的那些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我的心暖暖的。都言：人是故乡亲，月是故乡明。我还想说，故乡的硬币也是温暖的。

美好时光
心香一瓣
生活素描
人间真情

滩涂的盐，滩涂的雪